



恭肅
不圖
書香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大全卷之八十八

重校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諱

邛蒲江人曾祖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迪功郎致仕妣廖氏封

孺人生二男子一文祖妣長也温任綱直

有儀法迪功誦之以婦我王考事尊草無

違志於內外屬亡戚疏皆及恩意以及於

僅妾家故君邑外田家邛市亡明日諸脫

緩急扣門則貸者嘗之耕者種食之疾疴

死後者屢業振贍之予取予求用勤相我

王考為鄉里善人王考即世於是祖妣年

錫山安國重刊

五十有四矣杜門冥居鑒身治家延師教
 子翕翕有理用不隊先志乾道七年春饑
 米為石萬二千浮粟相挑籍死吏士取民
 至弄兵祖妣慨然召諸子謂曰民流移全
 此吾幸有衣食業可延旦夕而忍坐視弗
 恤乎乃發廩出藪民取給者總負相望既
 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為田里患民德之至
 今先是數喪婦孫後徙邑中小大畢慶子
 孫具宜歲丙午貢上季子正選明年以
 慶壽恩得初品封康寧壽考間里榮之年七
 十八而卒熙淳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也七子男也敏孫次即余考士行皆先卒
 次和孫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

次直行次孝瑞以後祖妣之兄黃中季
 二女子適同里高大成樊居義卒皆
 孫男七人丙孫存了翕顯於漸洪丙孫洪
 已女了翕既泰已未進士令典校中書兄
 第皆能以詩書持門戶而後高氏者預紹
 熙四年鄉奉復有子聯取科第士咸謂積
 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妣葬我王考於
 善何鄉辛酉之原建壽冢其旁謂當同穴
 他日誅莽逆此即陰陽家問日月則競持
 托忌之說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
 拘忌不問惟若命之存而或又謂得卜至
 今名歷年所葬地動或有悔凡二十
 年莫敢決至是諱又日就雲替了翕與兄

第大德自後漢晉幽明謀於高氏叔父去
言之壽家百步地名之地改卜焉山川鬱
蟠顧揖先寰域維異而司相連遂決意翦
除以四叔父其配隨一叔父其配高咸從
葬焉用明年朱月 中定敢先事比平生
以求銘於當世顯人莫託不朽黨可贖緩
葬之謹云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為叩之蒲江人自為兒
時穎異越常八歲能屬文嘗為犬所噬作
賦竟為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父師得其
文大驚由是不敢以凡兒蓄之少長通六

李光精於毛氏詩勞及子史百氏異端小
說率數行下遇有扣質則事詞類未姓名
月日語端駭駭無窮以詞賦冠鄉卒登嘉
泰二年第調嘉定府眉縣尉前官以解
北儼民居君至枯而新之未半歲百發具
舉太守界山游君件鴻慶都督君士我聞
其才召攝嘉定法曹永康陳君謙為詳刑
使者亦甚器之取置幕不日除節授繁遣
子從游是入劉君崇之代陳君詢謂還邑
弗聽事無細大異席諮之轉丞殄綾邑號
唯若會闕命君以次攝以公勤熏吏足以
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我兄弟交
想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

曰孔子為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乾延壽不肯決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今為之兄者既不能養其父黨繩以令甲則寧翅不祥之離姑令百拜以謝垂其幡然以返于葬也而猶不後以于于慘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詞于責敢緩閉關之思手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遂為父子兄弟如初訟銘因以浸穉徐丁父憂喪葬盡札嘗於讀札之涂覽前朝更際嘆熙豐在聖符靖崇觀政宣尤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屢變國勢儼起不常慨然有感於來今乃取制詞之彙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雖以

寒七十三

寒七十四

國史實錄長編會要為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刻必於先賢文集私史頃指參質以質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為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濶州錄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公奕為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焉吏部范公維士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士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此行誦答如嚮范公即即齋脩地理書語察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堯輔君夙夜究心小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為粹

卷之八

卷之八

一

成之世所撰寰宇之域堪輿地諸書亦
畧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繹
貫通凡郡縣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
及改風俗之微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
丘乘封國江河之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
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為筆削靡
微不周往往前之為丘乘者莫如焉嘉定
九年正月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
靈泉縣言至則日縣令民杜之寄徒自近
世相為冗惡數日待滿况此邦民貧地瘠
夏秋雖經秋輪軍重脫又恣吏侵牟民何
從出於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為宰者
輯為書真諸生隅視事窮晨夜受輸者亡

得秀劑以歸無復它日所謂寄廊攬納之
弊又日今為令者率以簿書不報期會為
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
焉愬乃立為剖決立未容決則貯之紫囊
俟公定反復壽惟願明即以書判示兩詞
之人莫不厭服愧誠嘗被制置司檄差充
類省別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使者護試
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之不深惟朝
廷取土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懃敬之母
枉有司眾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
上休而曰今有某所某士以其經應選所
當籠取眾復唯君撰徐而前曰夫朝
廷以糊名取士可焉取之不可點之不知

其他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可乎使者為改容君夷易踈暢洞無城府雖居官亦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詰謂者或以情告則厚如顧予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廩周之戚疏厚薄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繕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發吝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終日下至詞章小技亦積累成編與賔非語毋問經史有觸其機則絲貫繩聯媿媿不絕或誰論至夜分無勸意所予雖晚出後道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雖大官賚人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狡險者欺之已所不予者謗焉至其自信則稟不可

奪今年卷忍覺氣血不仁迨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川憂厲熏心遂感俗恆淫熱之疾亟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朱弟尋以母喪訃君執書董立曰吾何以生為也於是柴簪加寺疾不可為矣遂以七月之九日蜀曠嗚呼痛哉痛哉君取同郡安仁計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巽早卒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葬君于眉州丹棱縣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計夫人同兆重惟君自幼力學考質經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為文不事鉤棘和平贈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士設齊恨以歿宜有

立言君子為識其寔以詒世信後顧事嚴
日薄其孤有志未就姑為擇次其爵里行
義年刻諸墓石以誌

知蔡州兼管内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
以學業行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
生六男子冢子大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
苗今為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弟一幼英
晤受字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為文宏以
肆声律所不能求大夫与譙夫人持家矩
度嚴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礼篤孝
大夫愛之遣從李中父惟正孝周礼未冠
已馳声士林尋著錄于成都之孝官李子

周益何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
必亞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奉于鄉
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升級公每試
輒居首選而實大声宏人所易忘率降
行補生第一益嘗因用官慢朝破陳灵公
與孔寧儀父戲耽事有司黜之人嘗論紹
興狄難因及刘豫入寇有司謬謂刘裕嘗
宴晋紹只間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
三公不以芥蒂益大拜下李與仲兄二季
弟慶某時以館取補外得與聞講肄之餘
寒燈破窓泊如也大夫即世公衣不自勝
盡瘁喪葬毋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
宰于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司赴類省試公

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許子然沂私其客
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觸穆公為
第四入對大明問海內人士望二高風采恨
不先睹真希元德秀為人言使高不為
舉首是育有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為廟
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為兩途不必徇人言
以搖國是於是任為詳定官而蜀上皆不
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官
李思行鳴鳳時以鄧校校試殿廡出為人
言高西叟嘗擬甲科為他人所沮錄其對
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茲任為眉山尉八
年香榭事郎有老嫗獨居夜死穿穴具在
莫知殺者主名公以厚賞重罰敗賊于成

部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
愆于期士為公盡力盜賊用歸尉雁在南
門外屋頽階圯公作而新之前堂後室去不
留西園教閱有地眺瞻有所謂易治而難
服公作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
公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
秋月底友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
正什德之引入莫府張義立方繼至尤所
敬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薦奉交
集隆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母喪去官
既除語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高汝明白
丞相請以教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求
帥成都一見可公未幾攝制置使移治利

州公往饒之請罷舍選法復養士田丞先
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員舍
選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成其六七致
官往往以亭報之美為媚上之資故公首
及之朔月月年請授公辯析精微音吐洪
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昔士人
謂三十生所未見公歷控于臺珥得緡錢
萬餘以益之增齋庠以贏之轉運判官范
君中武由漢嘉守將漕成都頌春故封俾
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大於公取決未既
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率出於
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為刑獄使者揚無
悔既復為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為提舉茶

馬皆願公出其明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
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又薦公請加召用
制司薦士僭以四人為限公官簿居五僅
得陞擢之命貫慶元生改宣教郎堂差知
什邡縣為廣漢劇績弛既久帑人告匱公
為更催科之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
自視其條目以上諸縣官人情勸趨不兩
月間庫篋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檢官首
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撝拾閑洛方言竄入
舉文以阿時好最後奉膏育之疾宜痛除
以救文弊茶馬使者應文叔憇之時為
主文嘉納其說揭之棘門凡所拔擢皆視
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年早明

錫書館
八十一
午春饑公發常平米為食以食之移書張
義之請飯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
是之所活不下千人又立為社倉規約俾
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決器訟懲關狼質
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退網條既立百廢具
脩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橋
梁舍館闔閩術徑罔不新美衛元包之宮
舊在縣旁歲久榛比公讀其書而異其人
為葺祠宇俾學者知所矜式縣有滑胥持
吏短長弟兄盤結久不能去公至白諸刑
獄使者進之遠方人謂非潔已者不能
為防以溉田貳令者徃徃取徒長之金而
私其利雖旱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

法第驅役之高下式竹捷之大小俾民自
修官吏不得以並緣為姦役簡而隄固至
今為交甲登極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餘
無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謁制置使
富川佳公如州一免留真莫府先是利東
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自鄭
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勇嘗入寇損倉皇
回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為今日計宜循舊
比以二州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
利端至堂與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
輕納侮警諸象奕大將不出宮不臨可也
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或然可
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為識時務之要後皆

如其言公才資爽允遇事可否不以回屈
時有餉所屬官吳震乙依憑王人凌籍州
邵公移書諸司致其害民嘉政斷不可奉
且誦言于衆謂今視蜀餉為何等事乃付
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媚疾者衆矣公自
度不可留辭至七八桂公姑聽其去一年
通判黎州尋磨勘承議郎黎為西川屏翰
而備通市馬關係重大自奴兒結構難以
來卒以馬直為兵端事隸郡丞而錢帛制于
茶馬司每歲三千為額前人常賴其賞然
歲入輒半之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壹
歲之馬當前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
到乃以他錢代支不足又以私帑繼之餘

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閔白茶馬
司先是茶馬司移書郭士馬直之當發而
不發者為寬剩錢丞相聞之將以充蜀中
科降之如蔽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
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發緡以償之是役
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夷譽事定邊寧不
以及格為賞反以要脅為罪公一毫不較
泄職滋茶近山有蒙秦化相傳為古爛柯
地符溪薛仲章故嘗仕于彼建王淵書院
以來李者諱習又廢不治公修其墻屋軒
戶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會闕字以公
攝郡該慶壽恩轉朝奉郎四年六月被命
耶真未幾鞬虜盜劫羽書絡驛盡發牌丁

以備戰守累根積倉夥費釀賞去輒不返
又召雜邊子弟致至千數百人邊地空虛
夷輒俟隙或報白蠻渝河而來數幾七百
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
列高阜番落望見奪氣屏息甲仗軍需積
又刑敝公命工改為之凡弓矢弩鏃刀戈
甲冑數皆五百軍容一新鄰州資其用焉
後屯戍卒歲以千入自邊舉開益部內守
又留不遣公慮夷人憫知力請于制置副
使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賞罰信核士
氣懽踊勇知有備義不敢窺置籌邊庫凡
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中煮蒲邊鹽俾士
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三帑緡

五百去之日益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他
燕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
昔秋末始得報罷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
閒久矣苟以是生還為幸局甚吾奉法潔
身恃以無恐黃公辟書謂官箴十檢雅尚
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暨堂帖以
臺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府者益
以是如抑求郡之僥倖塞覓幸之姦貪結
臆同列取惡餉所今之得罪固其所矣而
吾嘗核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我聽報
書具存今謂朝廷用人大闕命將皆我之
由是誣天也敗蜀殄民責有在矣然而不
足復計後九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

魏良貴書之而自題其末十月癸未乃卒
語不及私辯不及謗第言無負君親吾奚
憾公積思力李抱負奇偉自為布衣識遠
才邁刑部侍郎吳德夫獵論蜀公謂今蜀
道始平士修不率宜推明正李以厲人心
吳公為建三先生祠人謂知本公窮經辨
理明暢精詣遇事感際奮髯抵掌視王公
貴人亡如也逮為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
譏評皆推見肺腑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
互祭而不善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
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是故雖見知於善
類亦受侮予群小天分過人自經史傳注
下逮騷曲記聞博洽各章俊語層見錯出

絕去哇吟自成一家雖弄翰賦詞亦殫極
精妙以科目率者揚叔禹而吏部侍郎胡
仲方策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以召用請
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識率士
今工部侍郎黃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
列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卜二卷有經
史雜議 卷歌詩 篇 卷其言論風
指可為後法者又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
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樊氏卒于開禧
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
定卜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
斯猷斯仁斯和銀兌次斯仁以後季第茂
叔女二人長適前蘇州教授唐季乙先卒

次適譙似曾內外孫男女九人斯哉兄弟
符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之
普慈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立
言之君子敢為次其閔閔行治喪如右謹
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九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行狀

敦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

狀

曾祖象奇故不仕妣李氏

祖子民故不仕妣易氏

父唐年累贈太中大夫劉氏贈

碩人

公諱獮字德夫潭醴陵人自太中公徙名

數于善化公年十五補郡博士第子員受

業于聖人陳仲思符王明遠公明尋受易

于陳善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
公以易受知因得文張宣公於是年二十
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引裕疏暢
喜曰吾道其不孤矣兩以鄉奉試于禮部
皆黜嶽麓書院成以選為諸生乾道三年
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公每推
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孝者
失其傳乃以孔門問答及周子程子以來
諸儒凡言仁者粹類疏析以求正于宣公
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躬察尋與邵博
士異論辭歸七年即城北僧舍受徒太中
公交遊道廣公力貧藁志不繁有矣宣公
嘗與其弟定叟杓及吳伯承銓吳晦叔翼

皆一時聞人過之張安國孝祥時為守為賦
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執喪一循
古制不用浮屠踰月葬東郭門外相中立
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始淳熙元年公又
與賓貢劉樞密珙再以邵守奉送譽不釋
口明年春試南宮遂之發謁呂成公與語
奇之且行拊而勉之曰小小得失亦足以
駭孝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同進士出
身五月銓試授迪功郎澠州平南縣主簿
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畧廣西檄公攝
令尋又攝靜江府教授兼節度推官邵建
學屬殺于公公一倣長沙校官宏敞過之
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尊代為帥問士

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奉主閱陞從事
郎劉公辟公經畧司准備差遣夏五月陞
川妖寇李接殺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聞
變劉公戒僚吏輒發兵公請以沙世堅將
効用軍自梧藤趨容効用粟全五人為之
導陳國互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
雷化州水軍截海道趨潯司轉餉募白霞
士丁調巡尉吏士以至增郵矣明間謀攜
賊黨招叛七貨齋從繼悉畢陳劉公悉如
其請賊勢益急陷容雷撤高化破貴鬱掠陸
川博白等凡八縣秋上月劉公被命以節
制軍馬督捕以公輔行露潦熏蒸暍死相
望公扶持極瘵士感激思奮遂請分軍薄

賊營為連珠砦千三以斷賊往來聲勢俱
厲賊氣浸索將抵貴太守馳騎報賊二千
來自興業謀襲靜江上下愕眙公叱之曰
第流殺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貴守
既聞果沅接者復鬱林劉公往撫之公夜
請曰師又不功主知故半有勞不賞有罪
不誅逗遛者獲全偃蹇者幸免人奚憚而
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時士錄鬱林
之功而誅南沅縣尉供挾巡檢與其州胥
黃盜龍翼人人警厲爭死寇寇窮之海以
有備不得前生縛接及賊拑彭四十諸人
二百六十有五與接之妻孥以獻六州八
縣平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一

月辛酉至自營林壬戌礫接年干靜江市
膾其肝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一月以功遷
文林郎為轉運刑岳使者所劾改主管廣
東路供運帳司初盜起劉公詰刑岳司供
捕轉運司乏與二司懼且怨事平有希賞
不得與者遂乘間抵讞劉聞公之得諱也
曰吳將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
卯憂九月踈護還里服除赴選在辰州教
浦令先是公以憂乞身劉公亦移正湖北
刑曹司遂劾公公坐降授脩職郎劉公亦
主統賊罷填尋卒八月是受命慨然嘆曰
平南之役帥屬惟危勿楊焄与僕三人煨
任督捕掇任居守而始終同患則劉公焉

我耳吾而不言將為死公乎遂上書問下
盛陳六州之功謂犯不則者四君其难者
大且日臣今不負劉煉乃是負
皆義陳假似作時相不報當上初浦念劉
公言詰未自不在外守林公粟方雖致之
放推衛文定趙公准守荆州教書趣行林
亦贊其央親个于五銘之問變程歲景邊
公拍而諱之相戒毋敢犯文不知學公余
歌陽誠之於師儒術浸照其後郎褒張達
相繼幸進士風源文献至今有存焉二一
年春有正燈共以公之常遠年持吏部符
代公公去其秋發復從事郎明年赴選叙
文林郎調下益陽軍監軍酒庫減除之官

刑部使署朱公若水以公超常宰宰丞尋
 又以湖南路安下潘公時致之墓下且命
 兼公林書院堂長 並八博良來為守願得
 公劫者公素許會御種大饑潘公命還郡
 賦洽公取南亞曾公決卒五日許口授泉
 惠洽而民不力又請發常平金資下養陳
 公後之人全於甚明 消女定公舉公之詞曰
 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重以不負國
 此知公之深者卜六年以 光宗即位好
 儒排即尋又以保基得丞首郎紹甲元年
 以奉翁及格改兼議郎知常州無錫縣
 急以右若前命 以者公去使五家為甲
 甲有長二十五長為得保有大長凡一百

二十五家則揭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有
 不孝不友不悌不恤凡以泯彝敗俗合眾而
 搥罰之若顛連婢獨則以告于縣縣稱給
 之比及旬歲教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
 于上謂公與平李接之亂朱嘗言功而屢
 訟帥臣劉惇之寃逮及桂陽酒官助講荒
 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
 月乃試館職四年春王月差禮部貢院點
 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
 子給筆札于學士院問以兵射之策公對
 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
 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
 今之所無使南度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

勉如勾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
將兵必其兵上無有又俾得之門下無虛
籍冗費之政民之力喪其有寡而紹興以
卒厄於權臣之扣議乾道以來格於機會
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為和
平以不事事為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
目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
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活然於內也
蒙入戊寅除秘書省正字夏六月召姜特
立公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上以疾又不
朝重華宮秋九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
不報退以書責宰相冬十月與同列三上
封不報公又自為疏以諫會慶節公又奏

畧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殿有
重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
恪共子職否則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
至也五年春遂白宰相乞召朱公熹揚公
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之間
声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指意向必
有以作興人心時相納用焉夏四月又率
同列上封事亦自上疏極言之陳公為中
書舍人以不用去公為書留之且曰今天
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
流血牽裾折檻之上方且曰是不宜激激
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
但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然則身雖

退而奚益陳公為改容謝七月丙寅以寧
考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辛
卯遷祕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
史其冬以災異求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
服喪次以荅神人之心二曰審嚴殿以儆
宗社之福三日寢御凡以專廟堂之責四
曰躰乾剛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
心是時上趣修大內韓侂胄已從中用事
黜陟賞刑率託之御筆君了小人之勢將
不兩立故公縷縷及之尋又詔侍從其
言事公上疏謂求言未廣願更令百執事
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公又上疏畧
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簿俗為高宗

服三年之喪壽康厲疾以是付之陛下
萬一輕棄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况太
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昔悲切不
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所
馮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為懷
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
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固
宜篤厲精神少紓歲月以俟上皇和豫
徐為祗見之謀何苦為是趣迫之舉而况
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
實肇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北日盛公復
上疏畧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
繼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帝去一諫臣其他

今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
遠以御札畀之祠祿中外相顧皇駭謂事
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
敢歸清議所出 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
私有而用捨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
疏上權倖側目閔 十月被命監掩攢宮十二
月集議 孝廟配享公謂艰难以來首倡
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
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
之 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
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 孝宗在天之
意亦惟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
轉運判官慶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在

下陵上卑踰尊賤犯貴不孝不交者當官
貪殘居鄉並斷在役受賕為以事至必罰
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為首公在江西僅
半載為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夏
始盡復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
三年春除廣西路轉運判官廣右十六
郡漕司歲借監本錢有差郡率不能盡償
故比歲靳不與公曰是趣吏歛民也即給
借給錢十餘萬尋宣公舊規修校官闕漕
司酒庫以為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
請蠲靜江府昭州折布之錢九萬餘緡及
廣西攝官悉從漕司注擬未報三月改知
鄂州有父祖死于瘴子孫落南不能歸者

數百人遮道公命給其帑貲夏五月丁卯
至鄂州諭民以義利之便凡家人族姻之
訟悉以分義為斷嘗奏松江邵縣征商之
弊乞下諸道總餉之臣考覈歲入而裁其
出以惠商旅又請募湖南比茶商以助大
師江湖水手以濟水軍僅及暮歲除戶部
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
西軍馬錢糧益開禧元年夏四月也時柄
臣議開邊虜謀知增戍公移書當路請號
召沿邊忠義人以保邊場刺軍中子弟以
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
陽羅五關以捍荊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虜懲紹興

末年之敗今吳來必出荆襄軍宜有儲峙
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
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又蓄
銀一百萬餘兩為萬一進討之備其後董達
守鄂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克有成績
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鄂之圍亦賴儲峙人
心不摧閏八月丙寅彼命赴行在奏事冬
十一月癸未除秘書少監初對首言臣所
聞於師友者惟大義是究奏疏先朝及
叨召試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壹
舉以大決神人之憤謂宜簡拔人才蒐練
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

功其次招勇敢軍險要廣招募明間諜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請而論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聞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贈公義冠大衣儀狀開俸至是造朝疏湯明亮朝論歸重焉然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疏大抵必欲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摹先全異論不推故往往不快於心會上流告饑十二月辛未除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賑貸陞辭又申前說辟黃餘佳備差遣陳椅營田司幹辦公事弟猶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遣務瑤

董道隆招高分權三月初事發米二萬石糶給各有差米質為平又念虜乃一窺襄陽則荆州為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注水為防号三海先是守荆者雖嘗經理而未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漿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射丰陵之水西北賓李公擴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戍馬深可舟淺不可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公嘗招某方方而履之其

後虜騎東至皖陵北窺荆 而不敢睨荆州
 者以此公嘗教請募茶肉水手至是行之
 又刺親効五百人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
 冬虜犯棗陽公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
 危請調沿江及閩西兵未報虜圍襄陽德
 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荆門屯百頃援郢
 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百頃義勇千
 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二
 月庚戌虜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
 林管七公劾之請于朝得夔州路鈐轄張
 榮以八百人接竟陵統領李橫提軍五百
 護送京西參議官魏良忠繼往時神馬陂
 潰軍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

以三千人援夔八百援安癸亥除寶謨閣
 待制辟王觀之主管機宜文字胡庚幹辦
 公事薦豐忠簡趙公之孫綸于朝三年春
 正月壬午即拜湖北宣撫使仍治荆
 州辟吳等十輩為參議官 忠恕張岷為
 幾宜文字第猶書馬王觀之幹辦公事陳
 椅李壽朋陳之經董道隆周郁趙師蒼准
 備遣胡庚羅穎李儒用王炯准備差使康
 彥明吳必達王灝黃輅准備使喚魏交諒
 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彥珍持義
 勇軍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澧澧市
 馬瑾以義勇千官軍四百而援竟陵應城
 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義勇四千

守刑焉丙戌虜犯竟陵張崇死之癸巳虜
圍郢戌戌變路漕司以吳曦反書至內阻
外徂公為寢食俱廢某自春正月道荆西
歸公謂其可與語嘗挈與分視守備至是
馳書至峽中挽回俾攝參議官且曰其為
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圍未
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
而數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
既解尚有襄安二圍乃督董連李謙亨嚴
江彭國自京山接德安而趨董世雄孟思
齊會黃波李橫雍政馬旺仍隸魏文諒約
山砦馬仲崇發及忠義統領孟宗政督世
雄解襄陽之圍部分既定惟西事方殷會

彭輅避亂至自金州秦世輔以失律謫荆
公以二將為閫某因請分授民兵付以襄
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為池州都統
將萬人戍江陵為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
請降御札付大才輅咸任西事尋又募水
軍得江令鈴轄趙翰以禁軍三百陳寶吉
仲以御前軍六百扼枞歸巫山立柵石門
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歸峽粟以
待王師俾余求一人徃說偽雙帥祿禧得
衢士趙師濟請行會安公丙矯制誅曦三
月戊子露布至荆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
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厚平蜀之賞壬辰
除刑部侍郎戊戌上手書付公畧曰云云

書至荆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北漢南之地創殘未復發緡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六萬三千賑京西新潼川倉書判官趙彥呐與憂州判官希混進士皆世忠朱元之等誅祿禧公為上其功尋又請城荆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湖北未報除四川宣諭使賚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此以逆曦負國付卿西討賴宗社之靈賊不旋踵已誅然遠方亂定之初猶軫憂顧必得信實之臣單車所至徃宣德音惟卿素知僻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驅為朕訪求民瘼鎮安厚情如武吳一軍兵數偏重今欲分半乞於益昌別命一

帥統之師可與宣司商畧條具來上諸有經畫併悉以聞且令生沔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犒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吳等為參議官自黃徃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儒用董道隆陸德差遣兵璠准備差使秋七月丙子至漢吏民扶杖聽詔以蔣介當黜揭諸行司以丁熿名聞尋分遣觀之儒用徃成都潼川布詔公由果關至利區畫分屯道大安為文以吊楊師毅公震仲即李祠焉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紮十月還至利首奏楊公死節及李好義有大功皆請賜謚立祠且乞以官田給賜好義之家勅蔣介不忠遂以十二

月戊辰至葭葑以冰慝功罪歸報天子會
除敷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
兼知成都府公推授任若此無以上報遂
列上倡善之士十有五守節二十有九
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為
未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儵為
首且授士文正公之說曰臣所薦之士非
欲陛下一一召用也士大夫既為大臣
所薦必知受重若加養成可為異日月公
之心益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蠲賦
役以幸蜀民其畧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
於賦歛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
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摠為

緡八十萬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
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之在
建炎摠為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場店法遞
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今寬減之餘尚存
四百餘萬產茶之郡初亦無幾自熙寧始
行權法至元豐而倍增及建炎改稅引緡
至紹興而倍取今為緡二百餘方矣布估
不過六州自薛田創於天聖每疋給以本
錢三百至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為
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至二百萬緡時零
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曰軍
兵暫料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
甚異時養兵費二十萬緡今又倍增至五

千萬矣不知何以為繼兩界錢引已五千
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
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
勝之步總所之積耗於妄賞閑外轉輸焚
毀畧盡今平賊之後諾軍累資俱高每歲
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
運糧固不可免地遠者出夫膏是亦權時
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土民
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為錢十緡以
鄙小縣乃耕火種栽自給而輸緡四萬餘
可類推矣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願以蠲
減之議為獻亦似不知時義者願廟堂之
一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之心

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
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弊凡無名之供
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廢幾只民更始咸被
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其言雖不果用
人以為為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成都蜀
上率千或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
五百餘公揭朱文公白鹿書院李規誨之
既又祠周程三先生于率朱張氏配焉俾
某記其事多士聞風胥勸率者益勉公念
成都為西南都會師火燬壞不足以控制
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與元中右軍二
千分屯羅壩綿州戍五百人又念蜀之楮
弊舊號交子趙閩更易曰兌界近歲以二

千五六百萬為界准兩界並行今乃增印
 至八千萬緡輒不可繼與宣撫司總領所共
 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
 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
 下令於利州放充人情皇駭公截留九十
 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
 放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
 是與總領所者異嚮矣趙衛公有子曰昱聞
 曠變號咷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堅時亦
 去官而卒偶皆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
 趙公賜謚文定制置使蒲葭得薦士遂以
 李嗣文何惠度正劉靖之何應龍李鳴
 鳳上之秋八月乙丑公被命召赴行候廣

時表到日起發九月安公於制置大使會
 彌美結連青羗寇邊尋即竄伏請降公欲
 增戍防捍而安公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
 由是不成明年四月癸亥解印去七月至
 荆州吏民迎拜聚觀象而祠之公俯江嘆
 曰吾昔守此正兩國未解西事方殷嘗指
 天誓心事幸而濟即幅中還里今因滄累
 歲遂力上歸田之請徑遂長沙八月少臺
 疏落職罷召命五年春三月差提幸隆興
 府王隆萬壽宮公以行年已卜請致其仕
 優詔不允明年卜有一月乙亥以疾卒卒
 之日楮無餘費師守衛公涇與漕使曹工
 部繁為給喪事詔以前請特復敷文閣直

卒士致仕尋覽遺表特贈四官致仕遺表
 恩澤如今云公襟度恢弘色莊而氣怡人
 之有善不翅已有過焉曰此必非其本心當
 徐察之與公久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盛
 氣矜色裁怒度愆而聞言必復見義必為
 則勇不可奪從張忠報公聞復離二字及
 從立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
 故士心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
 三十人結士亦數千計自為吏凡四十年
 奉賜緣手盡或咎公施予太濫公曰通有
 無者理之常余少苦貧資人以活人幸有
 祿可以及人而閑戶獨享幸迨之終亦
 處之夷然無一毫追咎也於諸事尤極支

愛均財共產庶避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
 師交道缺後生未至不及師事前輩儕類
 渙散典刑亡公以湖湘之英歷欵諸老先
 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為之依扁碩大寬深
 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幸而不及事前
 輩其亦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行
 而察世變焉而曾起復僵多件少逢方欲
 引年謀事聚友求志以私淑後學而天
 亟奪之志士仁人聚泣交吊嗚呼是惟哭
 其私也歟哉奏議 卷經解 卷雜署
 卷藏于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率常平
 節之女歸公五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
 路經略趨之女也贈碩人子彌昭宣義郎

前僉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孫男
文二十人余以受知之久彌昭厲叙公闕
閱年行以書銘于立言者乃不果誌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自菴類纂

錫山安國重刊

祭文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大壽並區吉凶同域莫可
終詰也歲在丙寅余校中秘書余父震仲
易及楊節毅公以書邸余日子未有室成
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下賢士今其
子長矣子盍妻諸余未及報尋丐守漢嘉
以歸明年還里舍余以冀楊之言且信不
復他求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公
與余表叔父一見投分不翅平生僅踰月
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悒悒念之踰

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而
 叔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各旬歲安知
 其遂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婦各執喪
 于服舍卒卒之懼魚一盈背而無涯之感
 殆將終身尚安用生斯世也與哉去冬余
 葬余叔父銜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之子
 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告憂患摧心精
 力遐漂靡所濟集益覺歲月適卒人命危
 淺嗚呼余求無望也與哉喪制攸繫義不
 得先往以聽役於將事者亟一馳薄奠姑識
 余衷儻未即溘去或能援我吊也與之義
 蒙縞電素臨封宰上為公一哀而出涕也
 言不能文神鑒之哉

哭表參政說交文

嗚呼耆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
 斯晨維建安公蚤事阜陵揚歷中外今三
 十春歷從入藩翊樞佐衡維忠作紀維夏
 斯楹萬日喁喁白麻在廷引疾未謝午橋
 幅巾人侯公歸帝圖乃履天不憖遺胡高
 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
 百身如璧等輩生長西嚙台公之西實稔
 我儀粵來同行日聯袂友一去不復今將
 疇依莫往予哭鬱陶余思一奠矢誠終古
 之遠

哭揚寶護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礼義嬰臣節故

士之處變率能隨事著見其此之變馬遂
 死之邑賊之變孔宗旦趙師旦曹觀死之
 睦賊之變彭汝方詹良臣死之偽楚陝虜
 以窺僭吳以夫死之偽齊引虜以陷大名
 郭未死之後此者八十年而只賊附虜以
 叛公死之雖然公非諸公比也或向賊不
 屈或臨陣死守而公未有所迫也責望猶
 後於待賢也以藐然孤蹤任六十州向背
 之機明萬世君子之分偽微之來引義詰
 察吏寄聲訣家人而後屏人閉閣歸巾待
 終從容就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為士者通
 知所次擇也則視前諸公為尤唯也公非
 以一死為諒也寧義之稱不著於平世非

也然惡有甚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
 也義亦生則生義在此則死賢者亦率吾
 世素其性慊於中而行之以為人所當為
 者耳况在下子本無毫髮過分事也世降
 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故然自在不汙不
 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間
 有遇患難而能真知美且為居死一死則
 又絕無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晚
 併是而無之則亦無以為曰矣能始終听
 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紀天彝而扶人耦
 止世教以奠民志皆存足矣有國家者
 無使全才失節者參以幸而賣忠入地者
 重不幸則可以正節矣幸不幸則固有

之者矣其夙荷公知歸自萬里吊公隔陵
雖然公不亡笑吾知勉矣

哭趙茂安呈文

嗚呼君子余之妻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
余余判西川君亦來介潛事始獲拜君于
成都風規峻嚴氣象開偉一尼固心降焉
而又聞親交間具言志孝實德古訓是師
迂淡事業寵利莫撓則益起敬願交焉君
亦以意氣相許凡二年秋從未始三日不
聚首聚輒移晷往往開醪命炙就籌竭毛
顛醉注芳務廣探深循嵩洛閑輔之源流
以上迺泮泗之傳其為李蓋參觀備考而
儗之以正歷覽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

惕然有慕陋因滯之况癸亥之秋余得造
朝君亦解漕屬且別復相會曰昔者俱以
戰事不獲亟會悉露衷臆今皆在行將為
無相見期之別而今我去乎方執齊驅度
萬松岡臨流醜酒飯于東門之園累日樓
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賓于我于飲
于遊于釣于休蓋教日不能去君既先
余首率出蕭寺飲之酒日視哲哲耳語刺
刺持我母去曰余歸社門求吾事以期無
隕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為世用其正孝
之務毋負而志來日浩瀚子行勉之其數
以書來毋我前棄余惟其言之衣不以
沈今三月于遠得外補還至荊州猶得

君手書燁燁累紙陳義悃悃且言宿疾幸
 少間或尚堪作州余持以自慰曰吾歸復
 得吾良師友矣正幸立朝無負吾志固豈
 吾所當為然獨幸台場利區免於顛蹶可
 持面以見君無恐矣舟未至瞿唐手吾婦
 翁書以君之訃來且曰夙有氣疾自聞叛
 亂憤廢寢食而疾劇以至死烏手傷哉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呼巫陽而奠前頽大江
 而長號自今誰誰余之啓而各誰余之釋
 哉豈惟余之莫獲從也習徃聖之裕言燭
 義理之正宗如君者能幾然自立於頽俗
 末季之中其於三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
 吁余今矣行復奠也矣河山哉遊欽奠余

持寔莫余遊奠蓋吉夏悲死積臆當而
 舊之情爾哉嗚呼哀哉

哭文壁海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于成都汝母以產餘
 感疾而殞時吾已得幸官之除亟解食慕
 借汝護汝母之喪以歸既葬挈汝造朝
 明年至臨安吾萬汝好謹視汝時汝飲食
 莫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
 汝以脾弱因致風痲痲吾親為問藥又使醫
 者王承年診汝既火問吾仍入太季考試
 謂當無他不一二日汝歿翁以書來云汝
 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為矣猶守汝藥
 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丐守

漢嘉不忍使汝也使人負汝以福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穴汝母之墓之方幾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天開痛傷奈何汝其有知其歆此莫以從毋於九京也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孫某等謹以牲脯酒茗之奠致祭于皇叔妣孺人高氏恩娘子先伯父南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進士南九郎叔母高氏愛明娘子空窈之靈嗚呼自葬我生之二十有五年先大母為壽家其年首耆嘗有治命于諸我父曰我

厄則合葬于是以從汝父于九京也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割于我家疫疠相尋自是喪祭疾病無尋曰明年四月伯母繼卒既逾時不卒而陰陽家者泥遂得以拘忌之說肆今年曰山頭不白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矣又明年曰墓麓不出出矣又明年復口中宮不空家蓄一書人持多冢無皆誕謾不報而人所共疑不敢獨異臨歲歷禋事日益衰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九年癸丑而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伯父之為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氏者一人某等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非

次者觀幼者襁今有室有家有祿有子矣
 使父祖淹延西序之費而工孫食稻衣帛
 尚有顏面以生斯世乎為父祖尚安用此
 不肖孤乎亦欲置拘忌不問以惟事之早
 濟或又謂澤鄉沮如坎隧又益今啓之以
 納後喪設有地額各持誰孰乃稽之禮經
 酌之人情而又考諸唐神龍故事梓合葬
 后于乾陵麗善思謂尊者先葬卑者難復
 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
 息之法別為一陵且云神道有知幽室自
 得通合其議雖為陵墓設然寺而下之以
 月之於士庶人之葬延取養則一乃定議
 於昔壽冢之旁為塋亞可此地多文池得

兗山上焉共地可容數穴兆域雖異而
 連勢接新故雖殊而鬼氣無不之速命
 廓拂趙氏姆居左高氏妣居右二父在後先
 大母在一父後撰即空之日得今年二月
 之庚申敢先事啓殯用酒醴牲牢以告焉
 呼曰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相成之諸
 父壽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守者實惟今
 葬之二父類焉不幸亦相繼零謝建一十
 餘年緣情起義乃始克以一世之五喪空
 不孝之罪一通於天雖百身莫贖神俱有
 和尚飲此簿奠以即安卜新定也
 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迺識公見其容貌相詢

服用簡質夷考其行其節之人曰如其服
若客訪其親知則皆蜀賢上大夫也余心
空焉而未得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子公不
棄遠道送將堅余于居凡三日穀敷旌
請心儀義歎焉始至如半生且別成其子
日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其
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手莫
之春要我乎其家其個福無華亦如其昭
若容余將撰日越以婦適乃季春之四日
致士之毛遣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
之家之隸遇諸途來計公喪矣致書之日
而公死之明日矣踉蹌擊婦晝夜倍道行
百八十里寔至而不及憑其棺矣余外結

以公之一子衰而逝伐矣汗嗟天乎為善
者衆不必報乎報而故若此乎三十年州
縣以考進階階不遇外郎以資受任任不
遇二千石今日蕃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日
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濬分迪屏
不事矯菴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
知之乎善類悅嗟里問驚愕而况余不獨
之至情乎布奠不腆公平其尚能飲余酒
如疇昔將爾子以過余之日乎嗚呼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亡矣乎余生也後不及
知公於春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
老而躬冲慮澹字靜氣夷則未嘗與年俱

老脫有不知視其抑仰之儀而德之蘊於
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祭者乎聖賢
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道之詞
參稽備考而詠其擺落以資于成推己之
爲不蘄知聞余雖甚愚不肯而粗有志於
孝仕止必俱歸置必親觀善之益既足以
啓發帶谷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遠倫
田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
矣姑聽吾去余曰公奚為是言也不可冬
仲朔至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
者其陷邪深吾子勉朱余聞之悚然明日
又與余論鬼神晝夜之益又明日忽援筆
書紙曰死生事大性當澄心靜慮等語凡

數十字未及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
已溘然去矣嗚呼德先甫果舍我而去邪
大化流形聚散同躰既全而歸公則何憾
而影沉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
我涕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校是
縻不克從公于邁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
呼嗚疾於

哭長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祭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
夫子以承好志環珮鴛鴦然閨門化之不幸
遺屬聖疾七年于茲曾已復作縻有夷瘳
去年之劫力疾以辱于肩就認良醫即逆
藥毒今年春疾作則曰昔者坐漏之不似

肩之良醫當遺我以安矣蓋僕少問而再
往疾亦速愈乃果就道會邠有樂事奉姑
遊豫固無恙也俄而射少不平由是則旦
異而時不同盡醫師術窮極可道尤以就
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問歲之久也人
孰無死而殞於方社之年安車以來喪舟
以還死生旦暮如夢一寤嗚呼哀哉

哭楊倚巽真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為物靈匪祿匪壽匪勢
而榮人鮮克信以胥歿生維公懿德秉政
履維維進不練維用不矜維居不矯先民
是程厥然季父以考以寧無有祗悔是遺
子孫有必其馨娟于皆庭芸共並區豐

鬱盈矣并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守寔親
羨仁一見維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
是經獨於牋素數瞻儀刑或有來諭公勉
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之來賈涕
失声九塞非矢胡斯涕零嗚呼哀哉耆德
宿齒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
二老滯然獨存屬我有士律我有民而奪
其一天誰云憎殄瘁之悲善類同心終畏
簡書往吊不能歸心與刑寓此

二佛謂長線絞年直十時以

哭吳侍郎獮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季士董董屈指後
生永至已不及師事前輩名場利區喪已

為人者蓋不足道也間亦有志則溺文眩
 博自為駿味保殘守闕私恐見破如公蓋
 親得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宏深碩大繁
 繁乎山嶽之鎮也寬易夷曠委委乎江河
 之流也其不幸而不及事前輩者其亦幸
 而識公猶得以考言行觀儀刑以闢衆考
 之會也某蜀之鄙人早點策府偶聯王事
 海內之士如某者履履問所不乏也公一
 見之頃似不以衆人待遇者今堂同席之
 際靡微不講罔未弗諷由是之荆之蜀往
 往異席而容札焉馳篤懇欵洞見膏肓每
 使人揚然有滯吝之愧自公去蜀今四年
 矣孤根弱質居養移憐其勢安能奮然自

立以獨卒其業音驛雖闕而風聲相聞猶
 足以自傲忽來有諗謂八引年謝事者某
 曰此札經富然也既又聞莫有繫維之者
 曰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嗚呼天乎
 奚降割于斯文子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未
 知其如何也徒見公在蜀僅一年耳諱音
 之傳其與同志之友賈涕失音固也而識
 與不識聚泣交吊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是
 卷卷者果何為乎大化死形聚散同躰公
 之此心其與形俱乎其不然乎噫山之
 江至于衡湘泱泱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
 尚能歎余真心壽昔岷陽祖帳之日乎嗚
 呼哀哉

哭虞萬州贈簡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婦
延閣之婦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
終温且任象服是宜云胡弗訛伊戚之訖
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福祿爾綏
哀樂樂哀如何勿忘矧是婦事無非無儀
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節則及于彝
干和違際卒以弗支顯介夫子秉德不疵
胡不借老為家之肥夫前子後哭踊涕洟
訃市之來弔門恐悲莫往余哭耶絳是糜
亟陳圭薦神尚鑒茲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

扶植門戶將於汝望馬而不自謹疾天棄
盛年窈婦幼子今將壽依言念及此涕泗
橫集郡故攸繫汝病不及視藥汝死不得
憑棺負汝幼矣遣人以奠將誠隨風一儻
涕筆俱下

哭史致政 毋范夫人文

田我者吾不我者天是以夫人事所當然
善惡之報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
有於其馨燭于皆庭有茁其華交柯並榮
或著之節冰明而潔或秉爾麾風行日揚
以躰以志養既爾全孔曼且願胡不百年
晦明之爽適為聖疾期飲弗更期養弗卒
子前孫後婦號室啼至于間片為之助悲

僕之役守亦既滿歲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升堂儀刑之規莫我展考德容之瞻今其云亡何嗟及矣聊陳我裡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一 自卷類

鏡山安國重刊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墓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習清于相關
玩心往籍景行先正對視寬裕而中實復
密即之粹温而察焉剛方雖州符簿節皆
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少次迂去就始終
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其甚
愚不肖甥于公之歸者今十有四年矣公
始一見以為可教往往異席而容禮焉泯
然相投則真見顏而命酒張飲雙亮交照
洞見膺鬲蓋若不以世之常督畜之者脫

有小異則反覆訓詁亦無留藏每使人躍
然以舒復陽然以警也昔者公所敗歷皆
在蜀某雖漫仕而按間之日半之蓋未嘗
不得從焉公之之楚某以守邵義不得往
見曾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自楚反庶
知見特以陶近憂猶以自討然亦牙間者
之何關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論進使者
而問故則公之戰于木又矣嗚呼公而止
於斯乎克自抑畏無有祗悔於世累矣温
也世論淺隘既加排翹無已則天乎天誰
云僧顯亦勇妻於此乎生不得撰杖屨以
從病不得執膳藥以待死不得持楸枰以
飲歸不得服總隊以吊憐惜此心誰其慰

之岷山之江至於荆州心契袖交共此一
水竟其來歸以即安于華萼之故壘尚有
以飲予奠也嗚呼哀哉

哭字文樞密公文

嗚呼天之生公疇克變之既予其資而厄
其逢而齎其終竟亦何為者邪自公造朝
即園樞掾宰士史劾東省南曹比門西掖
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栢珪作故專閭
宣威則又無以易公蓋自是聲實既孚遂
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值權臣歲凌
勢壓委心焉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
少舒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
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

乎其亦三悲夫自義理不疏士習卑鄙
而吾蜀之士習隘踵陋顧私患失媚忌成
風汲引莫聞尤為可歎士將有望於公以
一洗凡目之陋而有術弗法以殫厥身天
乎盡不惑遺俾有以大慰民志者乎某景
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
自丙寅請外音驟頓踈嘉定更化之初錄
前為權饗所軋者某首叨石用既歸不獲
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榮望日頽公
以德愛我亮其烏鳥之情勉徇茲請力過
前命俾予邵敘得以寫錄養母某風荷此
意至可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下克馳責絮
之奠今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為

之一哀而出涕恣恣此心難以醴華神監
之哉

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職人亦
而光義于一鄉聞于四方將于
弟志蕃桂蕩節孔簡且張簾衣華履孔曼
且長忽燕邵耶消搖尚羊負陸侯之劍以
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取
子是以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
此義才寔開正經僕以晚出拜公于京高
冠長佩爛其典刑德子云愛施及其親德
歲月之俯遺慨前會之難并也既歲其未
慈尚新益之是承復念問閭申期申更敘

拖江介屬齋前榮忽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
我搏髀而失聲也既壽先戚亦死而光今
復有新入邪簡善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
敬痛忍第零

哭制少監 文

嗚呼降年有求厥有不求非天夭民民中
絕命維此劉君既成既謹不絕而隕天胡
不定和平發乘冲約成性資裕器周壽年
夏正早過聖期服采于廷右府列屬昔佐
拒柄其在子今寔禪台鼎殆與宰掾俱稱
仕涇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謂絲此非言授
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傾父不哭子是謂
大順胡今斯矣其夢其信僕之友君七閱

哉問此羣之間嘗厄清峻夙期云卷六命以
折於岸消息陰陽之念知如君者有死無
賈我獨何為庶思涕墮備觀人事仰察天
運宗周之鬱其未愁魂知無知慎乎弗慎

哭奉姪女高氏文

嗚呼夜亦止於斯邪疏德于家柔靜有儀
以得重闈之懽心造作墮于聞人又非尋
共夙夜以事舅姑環珮謦然克有令問云
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克乳大茲十
死九生是則然矣伎林林而生斯世者不
屬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
余方以王事赴東土不克馮棺一雙嗚呼
汝盍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相毋造汝諸

父將何以為懷耶哀哉

外舅楊提刑墓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干梁之西
不我後先兮遭逢百罹也其未怒兮霧
滄滄其無輝呼靈氣為余占將引車而南
之心忽忽其未安兮日炯炯其懷疑豕白
歸乎日曠曠兮高春路漫漫兮險巖呼巫
賜而莫余聞兮傷來苑之遠遲嗚呼其所
我將安之乎突梯絮隘我不恥為弟盡
方亦美我知華粵之披珠江之眉小媚水
秀靈清日照玉指青葱交幹連技蘭膏在
室牙明盈色四方上下不可以託為真持

反五之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野是附奚
極竟亦何為集遐感其靡已豈惟恤乎吾
私嗟

天史張幹文

嗚呼衆萬之生天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
奚悲謂今之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
亦希也容甚矐寧日以肥生理倍悴而昌
於詩銖齟齬物歎規斷心刻自摛擢肝脾
劫夢之行深湛之思侯藩使傳舉碎交馳
披雲騁跡濛汎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
無兒傳業有妻啼飢一衣之隊非子而誰
哉且更始子造其歸喪死轉生力所逮焉
不敢有憂以恣于儀猶有鬼神尚克鑒茲

天知遂寧宇文侍郎

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
 風駁休問迪簡在廷皇帝曰咨咨汝弟
 兄粵昔先正迭為疑丞維今聞孫通承家
 聲言食舊德為公為卿邇來云亮王必置
 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肇人常
 稱青皮寧川戎考所營將克頌以假魯
 靈晦明奸裕弊少不平然猶自力以真
 成向恙少克卒隕厥身我生錡後早識典
 刑昔侍司朝色于意傾今聯王事新益是
 承如何皮蒼蠶我哲人寧不使我羸思弟
 無神其鑒茲豫如平生

哭韓運幹 世丑文

嗚呼君在劍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
 也千有餘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治
 區獲繼王事問其所上則陽安劉起居嘗
 謂則嘗所處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刻
 於吳排矣見忌於吳肝矣嗚呼斯其為人
 大略從可知矣何恙不已溘其云亡果殺
 之資直諫之益寧不使我蹙然思昔然涕
 邪莫以招之神尚不亡

哭張總卿 文

嗚呼寬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疆濟者易
 過舒綏者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
 而未嘗即及如君之幾於此者乎盡所當

事而不濟赫赫之名所居於冷所去見思
 士所以望君者將何如也而為親求逸倍
 不可過曾謂士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
 悠悠蒼天亦若是想那偏駁纖瑣之人匪
 料是營則事鮮濟其心滋貴視人罔極天
 亦昇矜之弗問也此心以月克壽則何為
 者邪此道多難非下不零月替如星
 之晨天詞情悲涼俱下

天李節士傳文

昔有人見子輝如舊識得驪萬如故知者
 聲應氣求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
 交一言往往舊識故知之所不若也如某
 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之間無時

不至學學屹屹先民是程賢有二事他日
 直道犯忠泰身去國曾使人勞誰江介且
 遍其也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
 以其圖至善之歸也肅詎知其不復一見
 一言而卒以喪也號號昊天而遂想於
 斯世也幸生益貴視人罔極者天界務希
 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
 也何辜于天而奪之爾亟也民今方殆匪
 賢弗又道喪俗薄匪吝弗經而又弱一介
 馮近憂遐感鬱其未慙豈惟哀吾之私也

代關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子今歷年矣熱諸孤異
 氏同氣則我叔母實依黃芝紫蘭膏闕風

雨越茲菌揮亦彼發茲謂將百年作鎮親
鄙晦明之不待以于常俗此亦膏理之微
疾也曾謂赴車之或而以凶說攘崩棟折
門戶殄奔零丁孤露果符時依嗚呼其自
今永無望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
快酌言不能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維兩嫂比少華茂年喪其寒堂未及玄宅
疇啓毫兆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會
兩兄對恤屬次倚廬諸幻蕭前亦各念母
前荒後踊則鉅痛以行道之入在往為之
失寐何能同氣職在老經者乎望其客車
明當歸空將誠天爵誅或譽之庶或譽之

哭薛秘書 為文

嗚呼充拓兩儀昔我同氣享薄感殊正家
習異傑魁如公蓋亦無幾數世所生敢人
所畏天方夢夢人亦漢漢豈飛而朝會盈
而退音不鳴伏威不供事而於斯時造辟
陳誼事勢若茲今罔攸隄灾異若茲亦罔
攸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為盟噓日卿
言是又言陵木為風折壤此豈小變恬不
知惟帝為斂容天幸敢恃特公卿者苟若
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未立恃幸攸
致帝乃太息他人不尔同列厚顏大官羞
此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為社稷
計而於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乃茂爾

皮舍爾當專維斯胥忌嗚呼百人所指幸
主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是關天運匪
公之為我拘官常欵不撫穿想
今我銜恤寔不臨隧歲路猶岬山澤珍瘁
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
其成敗得喪如生其時為其人以泄其事
也今有如公者乎蕭然一室圖史左右蓋
世所謂可慕可說可休可愕之事舉不足
以易其僚今又有如公者乎音任嘉泰開
禧之間其無似階緣薄伎倍願周行不四
三年而蜀人之更送出入者不下十七八

人其始終同省者惟公與參與李公及文部
許公爾人十七八人之僅存者乃獨李
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又美知
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其越在衣
荒死亡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蒼
歎於公之葬寧不使我痛嘆而嘔血乎每
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昔人以為深
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為公出也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應書寧乏高第名不揜行榮不
蓋愧充曾物省孰匪迹待暗不鳴快窳不
供使聳善扶誼如公亡幾不矜於譽不休
於毀始僕與公同堂並峙權門翕霍我宇

高遂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廷起君遂陟
 顯美以郎從官為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
 是泖杜晚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吳常郭
 鄭氏以元舅封以右父貴至于孟韓已捐
 前比知茲后兄童謂異礼賜于縉緹脣稽
 腹誹公獨誦言成命已出去声欠山即薛
 請遂其志朝奏九重夕遠萬里人為公
 危公甘如薺蘆遂沈庸往釐東梓弭難恤
 隱罔未弗理會有介狄阻兵負鄙莫肯念
 乱胥為茅蔽有告于公狄執孔邇公曰吾
 嘗於朝有仕吾而不言誰告吾父迺為
 奏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實主聽公耳魏高
 平侯文靖公李數白四方盜賊災異是卷

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兄族
 使者遽加博嗟鳴危言耳道婉戀收伎
 天則不然惟善是託胡亦夢夢崇崇疾厲
 然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戲良以動善類
 終於夢夢公疾不起今年之春秋難茲熾
 腹敗技疲外訖內制遂使有位以公懲艾
 坐視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君則未
 是孰使然天實為此一二年來頻長吉士
 欲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久於世
 善用收勸惡用收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為
 僕方在蹙引得公諱嘗欲往吊屬有疆吏
 告警于我中路而廢盡傷未愁憂結交至
 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冰難未有止矣

公知不知我生靡甬

哭史孟傳守道文

日得孟傳今二十年改喪敗覆斷簡殘編
嘿坐兀兀疾書翻翻不見喜愠如一日然
科舉之弊浸末相公昧於一慚未容取妍
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雖夜逾美雖窮益堅
提撕初心脫棄俗學書以範御昨其屯遭
不以此獲獸禽立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
人曰是理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嬗
彼一慚者祇足歎憐人方交称君已疾顛
然則慚者為是比者為質御不必範屯不
必班不然則窮搜至覽細大不捐荷重揭
貴神降之德或不知獨傷孟傳進不盈

寸復推而旋寧其不逢時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吾父無母疇依母今云亡條又
三載煥彼泉戶凄其寒屋昊天孔昭我血
靡至大義攸制夜期有終魁即先廬祔薦
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貌然諸孤揚是
遺躅莫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

哭先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
之常然而銜恤以來有緇其前則動心揚
志握臂傷肝悽霜而林露跼地而躋天非

造化之運獨有異於間者之三年也昔喪
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陟
岷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
陰前權之莫旋岷孤蹤其無依紛遐感其
相公哀無窮而禮有制服雖改而情不托
縱躰受敬身或能圖酬於未死而伶俜孤
露亦何羨乎久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登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
夫子我往東傳使于遂州君來過我言况
其流曰從吾兒于帝之里雪髮蓬舟我拜
我起駭駭令子有聞下朝清徧肅幹華軼
揚鑣胡不百年以永終養東征不復朝祿

西上我承三命來祈藩珪望旆容車亦言還
歸往吊在從夫詞備奠厥其知音顧我
明薦

哭宗二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
外弟兄相依為命脫喪未幾淳甫兄舍我
而去今僅八閱月外弟亦相從于九原貌
是餘息亦何羨於父生也第音來遠舉室
孺慟乃挈孥累並走蕭寺為世而又神亦
有知以竒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中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為長于屬邑精養而
沈審寬乎而剛特令又聽事于堂我警我

導我扶我，兩方副車之來。上胡六月而遷，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善人之事，茫不可謂捕村哀麻之事。所得為者，不敢不盡力。雖然，是惡足以寫余心之傷盡也。

天表嫂李氏文

嗚呼！同氣諸兄早喪，其麗歸然獨存。維仲嫂氏，矧余兄南生世幼，卒年餘四十。登木常策，浮湛黃綬，終養莫遂。蒿罹若此，僅綴息視，以訖免喪。強從祿仕，二十一年，門嫂亦勞勤然。幸有子有婦，有婿有女，既宜家男將生子，慶慶幸主。嗚呼！此少慰胡寧未脯，我景于

于地。兄來赴我，驚但失涕為位而哭。惜我婦釋絨詞，往奠不遠千里。不知余兄何以慰意。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兩文

嗚呼！天上方濟民靡有臻，金戎假息銀髮。詭盟達蒙，稱幣青冀，款庭保順。秉駿執罔，孰真內美。外覃熟撫，事寧何恃。不恐福于王明，其明維何。鎮梁祖荆，奕奕安公。擊磬產仁仁之云，亡志士夫。聲曾未數月，梁亦隕星。同詔並峙，猶懼國輕。又弱一人，天威孔顯。昔歲單闕，鳴義血人。有狂者，誓肩負者。默哀兇蔓，毒赤子。官醒公，惟無出大慈。再清胡不救，馬上不弄兵。赤子晏眠，婦織。

男耕視公未至... 震驚掀新... 輪困雖多... 日新豈終... 我情回翔... 以成第甯... 急民圖惟... 大股汎汎... 孔填一哀... 哭劉閣學

嗚呼天下... 兄弟有才... 與位與倫... 與教命有... 無事作愧... 無德君一... 歌權

其二有一愧... 惟義命乃... 專備俯仰... 是理公答... 諭水公不... 仲易嘆公... 告我謂公... 故吏為位... 實矣日父... 人瑞尊有... 之世鉅人... 中外一如... 意方濟天... 匪公濟宛... 赤子行違... 靡臻勿

錫安氏第

福山文集卷之九十一

六十四

卷四

流莫屆公惟不知則亦已矣
明一政歲晏風寒江四山瘁
所止戾嗚呼公乎毋我翦
鬪吾志

哭李參政序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
耆德宿齒欲具無從風流文聲固以考終
岷嶓之西邦燕臨平嶺大津才曷其有窮
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如千丈松
培塿崇長非一旦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
下涉虞初上窮帝鴻靡遐不緜匪末弗
公生其間薰炙貫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
入參天緯竭力敏躬人謂斯人三出夕
三出夕

物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于今憂端
露立赤子昇分諸戎兼收衆遠猶慮弗克
日替月零天其夢夢矧如了翁早荷獎崇
今年造朝道出故封公已得疾蘇康力瀟
猶能三日煎豆歌鍾感新道舊陳慨發衷
孰知此觴未矣無同伶俜顧影于公之東
緘波書詞以寄哀悵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
深實匪傷吾私我憂孔殷舟流莫屆行邁
靡臻匪學弗濟匪才弗又苟與有存母問
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
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專海內同氣脈為

榮復門臨孤峻基宇邃深披剝傳注貫融
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或影車裳所而公力
禾怒前年為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
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踔躑言論風指間見
層出道我造朝公詩未廣公書未報公
弊不平然猶私謂人時天耦天如有意則
俾單厚胡然藐藐不昂我師三朝舊人所
存幾誰年開八秩不為天應天鳴斯文寧
有絕續獨嗟人物如千文松封植培養匪
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
未有屈

哭王常博

嗚呼權凶既殞聖斯日新吾謂曼里必被

選掄將與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義我民
而止於斯吾將以誰訊邪曼里夙稟良質
慮炎氣醇居中則引義以舉上補外則節
用而愛人蓋處愚之端而忠信之倫小人
之忌而君子之親積勞未靖公屈弗信厥
既靖之而殯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邪人
邪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控之
願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勸有淚如
泉為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年自拱把而合抱
人將頽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鄙之中又弱
一個焉惟公道廣而猷邁柔而而處絕進

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于世有德以
及乎人勗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內憂之相
仍此事幾其無以莫又匪賢莫鞏匪天而
白首耆艾之士如月星之麗晨公又棄去
吾將誰親三十五年之交至於渡瀘又相
後先方行理之踵問忽訃音之墮前合散
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冊沸鼎之中吾
獨伶俜其可憐北巖之趾盧峯之顛與公
舊寮及其吏民為位而哭痛憂酸卒歎涕
為言又以告于有神

哭高嘉定

嗚呼吾哭萬里百有餘日不又哭公云如

何盡世之論士或以耳目或以官職吾觀

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
之憲名之浮於實實非無官職之憂位之
盜於德如公之賢才名才名四十年仕官
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矜
色干彭工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
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無奇取於斯
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爾亞某藩綬所
縻吊傷未及辭以夫哀不竟涕泗之橫臆也
哭虞仲易提刑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
靖州居住魏某謹遣家諱明冲以酒脯庶
羞之奠告于故某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
之方憐民罔攸旣言所當言而人疑其幸

變為所當為而人謂其乳已恐諛相師貪
暴寡恥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
技披內訌外刺此何時也而越素之相視
享之不講其流禍乃至是若仲易父則天
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在先正唱
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
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淪
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忘
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其尤著者陽
安守禦之縵夔峽保伍之利迨乎梁洋之
間比隣節投又軍政之收寄募民墾荒歲
入已十餘萬計此在經濟之胃僅陳其一
一而驚愚駭俗已無所容其有於斯世滄

江之濱習湖之渙順剝而遂困碩蹇而
否眇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止使得若
人與諸宇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不焉
差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
敢消息際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
而悠悠斯人莫常安處無事懷人涕筆俱
下嗚呼哀哉

是茂叔兄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收家記伏聞謙四宣
慈表兄訃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為
位而哭而系之以詞曰嗟嗟吾兄而殞厥
身勤勤以處已畏謹以得親友愛著于兄
弟而恩意爽乎鄉鄰博聞多識不溺志於

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遷徙嘿坐兀兀
疾書翫翮雖夜逾美雖誘排挺司乞之倫
類為世用而兄不一遇焉藉曰得失有命
顧不可少假之年乎去年之秋手書諄諄
謂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疾已少痊
而相望數千里終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
生之坎壈豈不能賀數歲之遷延胡為凶
問忽墮乎前猶幸斯得聞諸路人而彭門
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但笑據其夢
其信藪是羈窮五溪之類疾不問膳藥之
齊死不陪哭世之懸壘荒一慟涕泪散泉
天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謹以篋奠敢昭告于

提刑郎中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誠信
隄陽之常理忽然為人以立乎兩間可安
能凝立而獨止惟是非邪正之辯者乎人
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其屬踔席不
可經而造如幽山絕壁無所麗而立如喬
松鉅梓州符使節所居你治此持義立之
發諸事者而事親之實德事君之誠意則
可以貫金石盪天地雖不幸中身亦庶幾
盡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鄙義立之
喪其母以殞其身也曾不得尺書之赴比
其知之則已易真而足哉詞高哀無廢
支紀紛內哭之相仍我之憂其才弭瞻生
人之靡屈嗟逝者之不起嗚呼哀哉尚

張山安氏信
張山安氏信
張山安氏信
張山安氏信
張山安氏信

饗

哭張太監

維年月日歸坤苑某謹以遂奠昭告于某
 官友兄張公之靈嗚呼二氣之運有誰有
 信有闔而無開乎如吾行父局為一斥而
 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豫公率公以儒學
 領大闡維師魏公以篤誠抗中興世濟
 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器業是纂是
 承宣失其傳茫茫墜緒端明有子維吉行
 父罔變父而擇善明徒義速而立德固恥
 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正色而盡
 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亨之風烈猶庶
 幾其是似方電激而雷轟倏風號而雨止

民之無儀不容于立民之靡屆庶其永
 嗚呼載之以岬岬之靈培之以雍魏之澤
 開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人之世亦
 有時而不可恃邪楚蒼蒼湘水洋洋遊
 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
 尚予享乎

哭叙州第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
 高氏自諸父即世三家兄弟相依以生今
 其僅存者馬氏六千石而魏氏之從唯予
 與汝子任王朝得罪南遷而貳成都汝守
 簡守叙行理之問歲時不絕知汝盡瘁民
 重宣昭令猶奮身戎行綏靖王略汝德日

懋予心曾寧 上恩靡為 俾予以故官還
 里收教奏記予問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
 望手書尚歷歷也 儀舟變予忽于凶問長
 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乎汝
 之齒少於予汝之自持其身則前於予而
 汝猶不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
 自今誰與其守孤穉滿室自悼至壯誰其
 字之而教誨之乎汝蚤有立志絕聞至德
 學修行明仕于州縣沈謹肅括所至稱治
 今而止於是乎是豈惟天福我家方時多
 故匪才弗及而又弱一个九在善類不汝
 盡傷乎道阻且脩寇戎為梗撫推一勳悠
 悠其何期乎 銜哀矢詞問道馳使以誌諸

殞廟黨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反其田里
 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
 欲為而未及者予尚有鮮于貢乎嗚呼哀
 哉尚鑒茲乎 向饗汝乎

哭郭典元

嗚呼自棄捐邊 閑誨盜延敵而野封破法
 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闕牆闕室矣金
 縉事虜飲欺茹詐而堂皇四闕矣有功弗
 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王
 毀于篋犢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
 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群疑之側矣眾蓄禍
 於八年而公持危於一日眾投戈於散地
 而公纓冠於同室矣暨幸生之不忍則一

死之皇邱矣自靖自赫雖為臣之常分而
言下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莫益矣我
生卜辰離郵臨終南廷來反則公之逝死
魏不可即矣悠悠斯世靡有表屆而公登
忠原安矣一奠寫哀何嗟及矣何嗟及矣
尚享

哭楊季提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從乎豈民之無祿乎何遇
入之不振乎高明開亮生不篤乎修潔博
俗行不得正何開之大而成之蹙乎何子
之難而奪之速乎天運茫茫吾將以誰告
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鳥呼吾猶有望於爾似續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

錫山安國重刊

挽詩

任真人

家聲門九戟庭秀樹三株闔韞開金燧林
風瑩玉壺未經親絳幔何處作黃鸞凝睇
兩竿竹醇情一束芻

支大詩

四海李南紀卷從山韓始立甲不寧
着大夫冠人詆黃命華天如白下德平生
一厚字千古薄天寬

嘉興張寺丞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有兒官左城無

地辨荒裘木落朔陰曠書沈寒外秋佳城
千古恨封簡晚風道

歸主簿

當年門列三株對馬足駸駸祠禾韓誰謂
平生瑩雪事塔名盤古榜中看不趨益守
杜國輔醉伴隣翁王慶源一代風流蓋棺
了空餘翁仲煥書原

馮校書

高志崢嶸居九州直從人表蒼先等青囊
言在鬼神泣黃絹拜高水雪羞揆里但知
於折角蘭臺無復問長頭王掇夜入青雲
去山是入非白鶴愁

丹稜楊子金端城其子經字正父

氣象古君子斷非淵源朝大夫里門車下
澤客舍馬青芻霜栢寒逾勁庭荆老下枯
只愁兒返哺不及見飛鳥

楊經母范氏

大父生逢世嚴君死守城尊章全急義嫗
妙得賢名天子行無玷男兒學有成典刑
今已笑風雨送紅旌

于眉州

士為謀身地有足人於器訟鼠無牙獄書
一落于公手不識從來豪大家
南浦冬陰翻手雨益江春漲打頭風半逢
命耳吾何戚贏得三州桃李叢
老馬長雲橫翼道歸鷓落日倚江城摩娑

少日生祠記忍聽虞歌薤露聲

賜冠帽楊氏

貞廷筮秩秩宗室被祁祁琴瑟鷄鳴御山

河參服宜六如不借老兩髮誓維儀一代

賢公子堂堂鎖總帷

嚴霜六月降老幹四時春事開三朝舊年

開九表新母孫相與命輩行獨斯人寒武

幽憂父傷心倍等倫

李參政壁夫人張氏

澗點蘋未采夙夜被祁祁琴瑟鷄鳴御山

河象耶宜西悲寒雨日南望殷雷時彫管

今猶美歸美不及貶

衛命龍荒日危機呼吸間內言知勉正時

事迄多難誤國頭顱去和戎使節遂至今

為厲梗撫事不勝借

王寶謨

寧陳會燕縵不遺而城書江止四千石年

開八帙初傾困除旱魃防岸免民魚欲識

思田廣街哀到小胥廬江鮫夜泣柳廟

鶴秋飛零露傷蘭語淒風撼玉微煮蒿恍

兮惚精爽是那非豈必存亡問吾知全以

歸昔我仕龜城猶能友寧誓記曾斟別酒

俄遽隔泉高頃刻成三世淒涼隔九齡魂

兮誰與作吾友許公銘

郭宣教

趨義古君子辟榮真丈夫里門車下澤于

合騎傳呼霜栢寒逾勁庭荆老不枯典刑
今已矣宰木嘆羣鳥

蟠螭孫通直

趨義古君子辭榮真丈夫澤車欵段馬古
錦小奚奴老對榮蒼幹脩庭擁碧梧發潛
無巨筆斜月照龜趺

何府君

應文起前或歸至命判廳而散文死

林泉間富貴絲素老功夫
蒼幹脩庭擁碧梧只安車下澤不侈騎傳

呼軋軋成都道還家日未晡

橐裝隨寶劍將水過荆州世事雲翻手客

程風打頭空回刻溪棹莫挽海山舟欲報

何差及堂堂闕一丘

衣參政

奕奕萬夫望才名四十霜重來陪講幄三
入位文昌地關南廳峻墀重首折行脩途

日未肝胆節復相羊

耆舊晨星似公胡不憇留竟成青鳥去莫

返赤松遊時事方歆枕天年不到頭獨餘

經在笥衮付公侯

生世恨不登庾申也識公象衣垂絳好內

絲眼着長珮奏惣龍幸甚蠅依驥居燕燕
昔鴻靈輒送無路浹灑雪吳國

樂府君

縑緗迂活計屋壁老功夫月暗烏聲迴霜
寒鴈影孤江靈知孝子天賦厚耆儒賸馥

多沾巧于今道未驪

大雅云亡父流風尚典刑賦登司馬室詩

授伯魚庭不及瞻郎罷酒能識寧馨燕辭

書玩琰敢齒蔡邕瓦

趙廣安呈

蚤志周程學期闕孔孟心人知行馬貴我

變階駒陰秋樹繁蒼幹霜空聳翠岑一生

迂事業造物作知音

星隕南昌日梟鳴蜀道時孝誠移地軸忠

淚灑天涯盡已星它恤本仁不復疑衛公

精爽在足尉九原思

珪組會分寄經綸未究才真心求已事真

氣養玄胎月遽中河落蘭一白露摧若人

嗟不淑天意謂何哉

譙修職

風高鴻影隻秋迴鶚飛雙桐帽人耆荀綸

封澤駿厖歐書曾肆力古調軍同腔且幸

碑銘識無從親扣撞

韓少謨

早年豪氣蓋區中晚歲頽然一病翁負許

才華竟何事有皇上帝豈夢夢

據鞍新息困壺頭款段何如第少游馬革

裹屍吾願足不然肯向死前休

鏡裏孤鸞昔影飛庭前玉對向人菴尚思

別我成都去忍聽虞歌薤露歸

郭孺人

一性根原匪自今厥生吳甚理難尋
月而因思出腹恩難稱不恤易膚念極深
雷殷饑腸旋飲蟄春温好語鮮移陰華堂
命服蕃孫子天報還渠一片心

東隱君

新息亡人過関西畏已知袖無漫密刺門
鮮在亡辞庭下荆三樹墳前桂一枝堂堂
風木恨掩淚讀邑碑

宇文濬州二首

篤信寧違俗質行非近名室無官獨淚庖
有甌塵生吏不知斷卒家母後史兵茲猶
餘事耳徹底是真清

風聲昂脩餘霜空變翠峯介然疑苦硬行

處獨從容不忝南軒嗣奚慚北學宗
招不復暖暖曰高春

陳總領二首

士處宴安日成款節誰名范陽徒尔林河
朔莽然平僅識茂利害惡知真重輕聞轉
忠義傳吾得意農鄉

舉頭西日遠蒲扇北塵汗病已関心腹吾
何愛髮膚變名迺越唯微服過商都忽復
天開霽依然只故吾

聞詔彈冠日頽然秃鬢翁當肩百鈞重卷
袂兩拳空既上供軍取方修給餼功大鈞
那可問曾不怒留公

潼川孫監稅

平地九折坂通天一片心寧其門前麟不
與俗浮沉方投縱橫對忍聞虞殞音平都
秋月白精爽伴王陰

參巴州

區區白屋一生酸落落朱幡兩鬢班家水
秋成蒼氏富字江春暖玉人間二千石得
人常有九表年華天所慳手種芝蘭香滿
至堂堂歸去住青山

王處士

蓬籬山下屋相帽水邊村遺子方寸地傳
豈千古宜堂恨青雲落淡痕

制幹晦甫

菑川元自屬公孫竟策詞場第一勛理有
是非寧撓奪官無大小只憂勤紛紛白地
皆難瀕豁豁青天亡片雲蕪腹詩書竟何
用泉臺曉暖日西曠

崇慶通判楊君光

長佩高冠集翠裾華途落落僅題輿官無
大小皆行已理有是非寧問渠賦似長楊
猶悔作村如雄劍獨藏餘方相掩浹催歸
去遺藁空存子政書

羅承事

人為浮名若桂鈞夫君知命獨休休寒鳥
落日風林晚老馬長雲夜壑秋寶劍裝留
松影裏黃全蕭在架鐵頭便隨丹旆堂堂

去宰木號寒起伏牛

張隆州

行馬門闌宰胃巍高冠長珮獨委蛇紫微
目有申公學太史還從從祖知靜嘿無非
家力處功夫全在不欺時故家遺俗寥寥
甚忍聽虞歌薤露悲

計廖士

我之外王父早歲識殷州落落雙蓬鬢蕭
蕭一袖裘天背四不出人事百無憂事業
難亡試全歸悶一立

致政朱君

恣爽研冷一生酸坎止流行百念寬劍騎
已荒江北草簡編歸半三
蘭馱癡觀竟

搗乾遷事業講授老功夫日暮鳥声急山

空鶴影孤高譚霜皎潔及物雨昭蘇已矣

公何憾于今道未曜

揚夫人節復之

行應疇璜女子師薦修蘋藻大夫妻礼門
摠是行待地宦海元非愛欲泥翠翟相傳
猶白鳳鸞雛可伏勝黃雞抑州念妹嗟何
及令德章之銀筆題

揚修撰虞仲

早辞天子詔晚挂大夫車文雅三朝舊風

流二祖餘眼前甲乙石曾次丙丁書自古

誰無死前休得似渠東都方枕奠方鎮

尚根盤不得裴中立誰承田季安威稜何

閩外聲績在朝端
猶使江陽隸
聞風亦膽寒
王樹繁
雙幹靈椿老
一抔林泉間
富貴屋漏靜
內夫靖節自為傳
耆英還有圖
碑林徒鎮石
此墓不須諫

宇文樞密

人物眇然甚
天胡不憖公
北風鳴城西
大亂蓬
襄鄂誰專閩
江淮孰撻戎
是應當饋嘆
曩日鎮江功
夷攷公言行
真成肅愍孫
星樞繩懿武
月殿婉隆恩
契聞成三世
淒涼隔九原
壯夫襟上淚
併為兩師垣
重葩掩
去葉露華濃
不忝家聲得似公
休息生靈牙
頰裏轉移事
變笑譚中
却將

仕官四千石
換取寬閒五百弓
歲路今歸
仙壽里
春來原上紙錢風

通直郎史君子震

豐豐南陔意
孜孜北李宗
片言銷巧語
三語劇崇墉
正喜雲隨步
俄驚日下春
樓前半輪月
衣舊挂長松

劉少監

端重嗷浮俗
深沈燭事幾
上天陪將相
肯地黃樞機
辰告言猶在
朝回事已非
空賜郎罷嘆
不見子行歸
天子龍飛日
東征爽子同
俄將滿瓶月
挾却打頭風
志尚觀其始
規模識所終
人才眇然甚
胡不憖遺公

游監丞 什鴻

論敵回天力身開夾日勳危言起平勃
膽落任文浹麗衡山月神婁蜀嶺雲
劉挂史千古閱清芬 水至人猶玩波
力不支摧搖路旁耗炯炯日中葵學道長
身健憂時兩鬢絲竟搗天老眼界以寧鑿
見

張運判 之母呂宜人

昔在傷皇辟子行猶不歸
事禮無違何母三上教
霜月夜松竹帶芳徽
儼山河富貴吾無羨
歲晚不競得天多欲報無終極
悲風振

我

高手事

長身拘矮屋雅志壓華顛已笑寧非命
其尚有傳飽餐廣文飯不擊陸氏劍
文明斯耆美欠此賢研縛
家涪陵

家涪陵

聞風唐御史得意古周官
居略似潘慈庭春後寂
一區宅傳家地自寬

羅監廟

春風耀耀秀階庭
替纓傷野趣肯迂
一技挂空老堂前百歲
善人今已

易山先生傳一
易山先生傳卷之七十一
十一
建田

笑龍門送客一酸辛

馬少鄉

重葩殫葉露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言行
端和今世搭貌心醇質古人風直將趨走
二三節換取寬間五百弓如此名卿錄手
盡同時更送竹溪翁續

費參政士

昇鼎誰無皂人間畫錦唯秋風三徑老夜
雨兩峯寒有志時看劍無心晚據鞍行藏
付千載反覆要人看黨論危疑日幾微
細補縫平舟行浪穩暖氣折冰融風雨下
間屋酸醜一昇饗人才閑國本誰念昔培
封曲突有危慮扣閣無惡情揮戈羣豕

害斷鞅一精誠新錯終何補任遼禍已成

惟公獨知我勸主不言兵

虞萬州 妻趙安人 二首

婦言加婦德公子嫁公孫澹泊於心襟

分華入耳煩晉秦稱匹國韓媿爛盈門子

與其夫子十年江上村

江上有何樂蕭然吾亦忘午眠春寂歷晚

步水滄浪倦去推門入炊米索酒嘗清風

那復見江濶莫雲長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梁君遐世借妻孟崔母祈天為婦惠身是

六朝人物舊眼看三世子孫昌人知翁翁

味方雋誰識耽耽意取長道恨年齒不滿

二十三 陸田

百僅成三萬五千場

記聖問子邦之母孺之史氏是御

是中無一物快活不容言以此行州里留

之遺子孫寒泉鴻鴈影落日鳳皇原三復

幽堂誌夫人不死存

江州司馬安君煥

當年風雨春令原共挈兇顛奏凱旋弄破

峨眉山月影慵移溢浦荻花紅浮雲都似

夢中覺妙句猶於身後傳腸斷美人湘水

隔憑鴻寄淚識新阡

李懷安嘉水

鄉邑賴善龜誌中天胡不慈遺與人交樂

易處世事平夷甚矣吾常者傷哉今已而

撫時懷牧守忍淚讀刘研

張隱君才

觸事無非學非儒果誤身躰中識天地筆

底定君臣安樂堂前月希爽枕上春龍趨

神是應家有子不止活千人

臨邛張夫人之葬某既先事為之識

窆今日月有時而某儼在衰經義

不獲往弔又不能為文以侑虞殯

命况冲代賦

殘葉重葩兩大門只憑道義世昏姻養成

氣質槐為正發見儀容竹有筠自是子能

為國士何須女必嫁官人世衰俗薄昏成

市三復碑銘慎蒲山

黃夫人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為文以

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夫人心事與天謀錢鑄功夫歲晚收結鞠

聲中春滿羽軍連枝裏月橫秋將離欲上

空回首食蔗方其不到頭况是我翁方念

母恻鄉風雨一般愁

成都杜五一府君之葬其新有喪不

得為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尚記維川死今年又哭公琴聲辭夜月書

葉叶春風兒女數行淚親朋十九空我翁

方念母恩淚課兒冲

吳府君漢臣

人誇罵賊與尊君我看閑家與事兄更識

為人謀算實便知廖已事分明夜窓殘夢

驚離照吳榻吐轉先風整哀號鳥失聲從

此長寧鄉下路西山明日一般情

史宜人

鬼夫誰有義為舅可無生不是多聞識那

知真重輕子從觀慶化身在吉中行况復

無餘憾堂封勒蔡銘

家承事昌時

崑大王孚尹喬松冬夏青塵沙吹海立風

月半窓醒適意問芒屨無心待屏星風流

那復見食報在寧馨

史致政公亭

口道先生易躬行君子唯浮榮殘婁竟活
計一般九日晚鳥聲急風高鴈影寒行藏
付千載反覆要人看

王宜人

門譜誰誇郡姓強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
但識詩書責老去不知簪珥香吏部生涯
研東粟夫人宗事橐中裝他年點檢挈養
莫寧愧歐公誌薛揚

李德邁

鳴鑿出杏邈難親斷鴈辭行不可羣論事
期期籍在口逢人頷頷齒穿齧乾坤許閱
猶有礙風雨滿前如不聞腸斷天津邵夫
子東籬掩淚立孤雲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

喜

二首

外盈名父子方准弟兄鶴空黃壤夢鴈
續紫霄声山遠玉無涯春多天有情至今
溪上月猶傍碧梧明
不把英雄毅務為仕進煤已焚壘江吹竈
婢亦驚猜且効功成退寧須與盡回芸芸
終有謝贏得早歸來

任重慶

諸任方來家惜也大任君由突人誰信扣
閣天不開瞻隨豪傑幹齒為慎穿齧莫挽
泉臺恨周蕭咽洞雲

前判路運判冲佑李君嗣文 二首

篤謹寧違俗清淳不近名幾多政上泣獨

自百中行歲晚露沾草山空霜滿荆南漢
後月夜的約為誰明

從棠心知舊樞庇肺暗現不從吐尔食寧
獨曳其輪吳子深鬼士黃公忠蓋臣所知
非所厚亦足驗為人時御野興輝為蝴蝶
非却難辨劫那楚吳

揚仲遠

為我銘先窳元符事益光十年黃壤夢再
世短松尚樓外煮蒿集雜雜閣前公許香
甄符吳詢無處挂忽束寄諸郎

程隱君

歲凶所粟罄屋破指衣單地寒烏烏樂天
高鳴鴈寒實前忙生挂露下草催蘭只把

存耕處令人反覆看

通直致政姚君

一生官偏仄幾處獄平反夜雨滴歸思凱
夙喚疾竟令駒入夢莫盡桂銷寬點檢

慈恩舊秋空幾斷魂

樂隱君

人時天則偶俗隘我常優謾道蛇隣鼈終
成鷓鴣鳩蹙蹙花露曉孤鴈稻雲秋想見

招魂曲人人說少游

許侍郎

杏園春接袂蓬省夜分燈權相不吾以貴
人惟子憎雖云殊爵位均不愧交朋顧影
追前事悠然涕滿膺近車君知不玉心

莫與寧誦風薄台里秋雨暗前星鴻集稻
梁少虎嗥川谷腥人才閑世道歛涕為公
銘旭柳鮮樓沉鮑明

賦眉主簿樂

尹心隨處騷舜樂切身看春味注曾臆秋
河懸筆端胡為鐵研弊纒脫紵袒酸天匪
雙夢者吾於由也觀

高公權之母郭氏

婦道始秉終寧過三者從麗髦維我特蓬
首為誰容但識同心處寧拘異域封壇前
兩溪水晝夜自溶溶

柳處上

丁年已分與時違便把書棚囑付兒峩巔

秋寒千古意符谿春暖一符詩彩雲來往
吾何與草露消磨我自知含笑黃泉應不
恨桂華猶有未開枝

教授致政李君所

冠蓋任雲浮門前日夜流不為肝像海肯
作俊恒羞科第聯五葉詩書閱一丘芸芸
終有謝羸得早歸休

魏撫幹正仲

同姓又同升知君莫我深磨入三十鐵行
已四知金雪栢擎蒼幹霜鐘辰曉音若人
今在否撫亭一沾襟

韓聖問繪

蠟貌寧違俗規行不荒時苦心頭沒膝勤

誦第垂願州縣頻勤駕藩方嘗倪眉諷零
竟何益風雨膏令枝

黎州安撫趙公正

不為軟語混光塵獨把剛腸剖世紛讀史

功夫頭沒膝疾時風論齒穿螺慈烏反哺

終違志斷鴈辭行不作羣猶有寧馨傳素

業為求佳傳賁立賁

知廣安軍句侯

突兀雙楠封翹枝照戶青春風吹簪簪秋

兩立亭亭儼夢迷符竹牛渚兀屏望但令

根本在有茁婿階庭

知合州趙侯

湘偏古循吏寬和鄉善人喬宮六老會日月

豐四時春轉眼園松老驚心宰木新來更

傷杜牧賓主摠成塵三誌泖知胡鏐

家夫人

江鄉推甲乙家史自名門作配昔用交流

風今尚存三珠方秀媚雙劍忽飛鸞丹旆

蓮峯路悲雲落日翻

知叙州史侯

便乘龍歲去吾鄒果何觀春味注眉稜秋

河懸舌端仁心隨處見戎事切身看十載

升堂夢塔庭茁紫蘭

齊安即向夫人

祥符名相裔元祐宰臣孫展也晉秦匹爛

其歸姑門世紛冰似冷畫鏡王如温千古

易山文集卷之七十一

我眉月爭輝北客靈

蔡推官用同之父母與伯父母姻佐

其凱歸兮鳴變誌結撰評者

人生宇宙皆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安用

有生衡父血只愁無德報春輝挂芳春老

傷何及對靜風號願竟違更恨母慈臨訣

日嗟嗟季役未成歸

馮夫人

解道先天易能嗾擊壤詩只因居有習母

謂女無儀在冊歸遂立從夫痛得咨暮年

无慰意王督作門楣

謹厚傳燕國寬和似蜀公材歎今世皆論

貴華文士卷二首

建古入風閣世心猶壯憂時鬢已翁芸芸

今有盡歸去得全終

三鳳齊飛日相期到白頭一生處樂島

事死前休風急啼烏夜霜零斷鴈秋讓入

竟何極絨淚寄西州

張運判師雙

湘福漢循吏咨詢周使臣知心三主主報

國兩門人絲繡方趨戶絲麻已在身至今

寒食路孺慕鎮如新

李郎中道傳二首

太息金泉守西歸空好音孳孳求交意懇

懇愛君心謀道身多阨憂時力不任懷人

今求已為世一露襟

解道公行止江東老父兄羣州出瘵死膏
使為更生民裕身逾瘠時危命亦輕焉陽
江上月猶傍諫書明

武康主簿吳

捐未誇羣從凝徽肯一之風花搖切夢梅
雪照詩脾翹恍譔雪日短烏聲急天寒鴈
影悲廣輪高隱地千古一連而

天台張氏兄弟

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稱微羣動
云云看夜息萬生點點發春輝借居宇宙
猶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理道亶然人莫
寃是皆兄弟庶全歸
度周卿正之母蹇大宜人

八十二年雪擗身直村簪明當冠巾生兒
須擬范孟博論士亦知程伯醇在約能令
家有塾居閒肯使食無實世間為母者如
此扶值三網不乏人缺文增命其汰

朱邵州

杏園猶記賞花同忍看前旌照眼紉民命
一絲懸畧刻仁心觸處作春風棟華韓
天倫厚潛葉裳裳世澤隆萬事紛紛總手
蓋只將孝友詔無窮

表侍郎

學術趨平實年來似寂寥豈無先後覺未
石始終條此老能深結諸公榻後彫平生

哥心事髮鬢見魚朝
駭中驩覺奴食羅鮓

麟麟常三點脂膏或萬鍾
芒芒終有謝炯
炯比何窮離穴皆鳴鳳
生涯僅老龍輪困
憂世抱撫事轉冲冲

恭挽 寧宗皇帝

內禪踰三甲中興會百年
歸疆繞汶上勒

石未燕然忽悵龍鬣墮旋
瞻燕翼傳遺民

滿閑洛南望涕滢連王冊
崇昭考寧王德

比紀宮庭天事業廟室祖
精神遣奠俄歐

馬書言痛獲麟人窮天亦
感雨雪故連春

篤信寧違俗徐行不競時
與人交樂易處

世事平夷甚矣古常者傷
哉今已而龍山

春夜月長照鳳凰枝

陳寺丞

人物晨星似如公正缺家
皂囊真相業黃

卷舊生涯胡不整遺老而
興大耄嗟天高

那可問淚眼為麻查 聖主
拔賢認遇臣

薦士書高岡看治鳳靈沼
蟄潛魚時數自

信詘帝心誰戚疏窠倉徒
擾擾窮達不閉

渠 有子知手否蒼生
命益危共傷周赫

赫誰叫廟謔謔隨處皆塘
芥何方不繭絲

斯人今已矣撫事轉傷悲

樊迪功 粵南

白鶴招人反舊廬舊人
落落曉星疏正傷

那壁埋黃壤又嘆燕椿非老栻不見登山
靈運長空懸下澤少游車死於平世君奚
感鴻鴈磬磬未奠岳

叙州第

與女為兄弟前年五十年並驅駢接萃倍
立雁差有北意春融洩中年俗糾纏每期
身蚤退白首對狀眠禍我天何酷子歸
自古誠女孥俄別父宗直亦辭兄家難已
稠疊冠氛方滿盈分明天有眼不照此時
情人物寂寥甚天心分付誰禦戎傷畜
縮講學病支離吏橫民重足時危命一絲
若人天亦靳撫事轉傷悲

楊子禮

事業古人謀寒燈耿夜篝正青諸老眼在
白一生頭舉確秋難熟崦嵫日易收可憐
鴻影所老淚滴監州

文彭州賦之

二仲嬋媧起清修自一家殘塗中險阻幸
郎晚光華氣燄奔金虜威接懣鐵耶料應
九峯下朝露泣姚花

趙德安希濕

甲申露布告誅穢而戎巴墓已陳禧或謂
得領非漢忠誰知田李遺唐危安州得稱
聞人說荆莫上功惟我知二十三年善察
文胡風吹淚讀殘碑

楊叔介

尚記少年場
英英兀老蒼
鄂不齊挺秀
蘭茁竟推芳
老盡凌雲氣
悲成捉月狂
若人奇且折
此事費平章

張通判

規摹都水監
文采白雲仰
奕葉皆華貫
夫君獨弄星
滋滋熙世學
藹藹詩聲耆
老彫零盡從誰
正典刑

魚耶孫氏

可堪風撼
才不見雪盈
簪履縹愁春
晝兒書課夜
深米鹽毋我
累得獨是予
心未報熊九
苦寒堂服已
歐

付女

荆江春夢斷
虞殞夜魂孤
未及陪宗室
應

難耐舅姑
一時毋從子
且歲婦隨夫
此禮緣精制
臨風老淚枯

武康軍僉判師君

挾卻野人服
衣之從事衣
人折儀校繡
我父馬羈衙
客靜閒尊禁
身疆關校函
典刑那復見
宰對問靈嚴

楊極父

高堂元祐脚
下萍少海鄉
中白得林泉
趣不登聲利
場年方藥四
豆日已下三
商有子翁無
咎存心味更
長存心堂名

史合刑

昔忝東川使
知公才譖長
莫邪寧是利
難本未為疆
橫槊悲秋塞
凝香送夕陽
邊關

正多事感既卧龍阿

孺人譙氏

門閭冰似清譙女復蘇甥幸有室家樂寧
無兄弟情戚節雖未忍歸情不容行獨殘
諸昆後鸞封賁九京

李順慶

蚤紹方聞學親承太史傳才資元近厚輩
行最推賢七任二千石分符三十年天廷
無一跡歸伴壑龍眠

高開國

並游英俊半歸泉何事夫君又弱焉廉退
風標留萬口勤勞心事入塵編團團故步
八十石落落得名四十年除却江東膚使

在一時舊話向誰傳

高龍學

蜀自開禧後西蜀畏廩秋更經兩軍閱盡
棄五邊州新馮依同谷中梁恃武休匆匆
移米嶺往往阻金牛嶓冢略速寇益昌隨
鮮舟近猶趨剗閬遠或至渝涪棄守儕民
旅奔軍齒寇離亂生寧有豸象潰已無鳩
伯也傷時又民方作已憂升沈隨分定行
止與天謀高尚蚌所詔低回佐碧油封疆
資屏翰原隰賴咨諏事變方濡首人情若
掉頭誓言捐一死力與障橫流固分爲忠
鬼安能效泣囚訣辭貽子弟壯語駭朋儔
憤極拳穿小穴交血染髓不隨蝮志在井

逐遠巡遊志士聞風起須夫背向羞公身
無復憾疆事更誰籌學士襟籠直文階列
禁游湛恩沾骨肉新廟實林丘三秘雖云
厚禁百身安足酬遊魂如可作也事亦知
不懲敗從妻敬交隣激叛侯未論輕漢鼎
長恐誤梁甌後吏准筭營前修不怒留玉
棺行有日丹旆送無由溯荆河山隔皇皇
兄弟求非惟在原急亦為念宗周

贈

贈是教雍堯俞

宗君明受焦贛易其說長於大變分卦更
直日馬事以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
凡近數月遠歲所言屢中史號呼叫大

叫遂謂房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古往來天
地之消長萬占之廢興且莫之過今以能
言遠一歲者為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
考之傳况又未必能言又一歲言果傳奏
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數月耳逮其不密
失身乃不自鏡見京易未易庶也特其傳
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
推測依咎歷歷如見無徒効漢儒托經傳
數則幾矣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嵩少之北洛
水之南岡阜演迤互為拱揖登永安縣之
西坡望安昌熙三陵在平川尤為卓絕蓋

其地勢掌平凡一百十有三頃方二十里
柏村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考其始
初營卜則安陵惟舊而昌熙以後乃以大
但生於洛陽愛其土風嘗欲都之不果未
年曰西辛歎曰生朕不得居此死當葬此
遂謁陵登闕臺西北向發鳴鏑中其所曰
我後當葬此他日予劍既返即其地為昌
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鳴鏑為準
蓋非有某山某水之說而至今陰陽家咸
謂東南地穹西北地宙為角音所利故能
又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獨知夫初
卜之意為不若是也爰既南狩庶事草創
隆枯之喪權卜于會稽而朝向適又與承

安諸陵相似亦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
尖而隆枯攢宮正宅其下呀開寶之行營
蔽自上意紹興之權厝事出倉卒而山之
朝向前後一躡又於風水之說不相戾世
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也
資中王生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
善識統躰且能傳諸卦義裁之以理非史
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奇其有識會離憂
患俾營兆域主賓一語乃決不數月乃克
兼事王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說余固有
感於風水之多異說而弱言者之不知這
也乃書前說以遺之以見夫王生善發山
川之闕而入之得王生以發之而俾死者有

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贈術士楊坤

開禧二年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
論太一數謂余曰子姑待之蜀且有亂余
行至巴峽間而大圭之言驗迨安公以戮
穢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穢未授首
時事謂肩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之今觀
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
以矣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
不容已者雖天之愛人不能使之常治而
無亂然必為之生才以擬其亂國雖靡止
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庸或父
是理之在世間蓋瞭然若此而士之賸賸

者從性一術士之不若甚至辱身喪節吁

其可嘆矣夫撫卷慨然書而歸諸紳

贈太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
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挺專項
更孤虛望雲省氣等說其未益蔓則又不
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若察脉以
知吉凶則於人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
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為切近如醫緩識
二豎子猶是易事至鑿和遂能以君之疾
知而規其臣若社稷况一身之近者乎陳
生挾此以遊諸公間數有奇中其術不為
不措矣今自遂而歸或都也索余言又書

此以勉之

贈王彥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
中王直夫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幣致之
居三日余表兄高南友拉輿登隈支山過
蟠龍鎮歷馬鞍山未至山數里直夫頓足
而言曰由長秋山而下乾岡數里其下當
有坤甲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
葬此乎下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為今長寧
什既又為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房被
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
然隈支為巽巳峯實當其前儻知之乎余
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

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即
其地成室是為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
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
約十餘士之當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
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
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
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
地理鬱已久今一旦開豁呈露則家于是
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勅之應
是歲余弟嘉甫與鄉居譙仲甫同登即七
人之選也先是貢士題名于浮屠以問直
夫直夫曰若在上級則當七七後皆如其
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擊者自餘

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
筆書此以記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嘗勝與較皆得食于樂正大師
小師教之既勝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
無告者皆有常錄凡瘠聾廢疾者各以其
器食之蓋盈宇宙間無一民不屬焉所以
共明命而厚同氣也降春秋而此意亡往
往推筭之伎以糊其口而聽其自為養士
之人不及知也吁亦既可憫矣而孫生不
特自為養也又將推此以教其類則不亦
重可愧乎吾鄙士苟相與扶持之尚見瞽
相師之意云

書蘇協惠事

余自望川造朝蘇協惠少筆夫從以遺還
復思其人從范野撰借侍久之未至余以
畢去意不得我從吳抵于海協惠聞然來
迄余旦請為范公進所撰地志即馳還靖
余為言蘇野絕商安以筆述為其歸服爾
事保爾爾得養爾親畜爾孝乃爾父計則口
去日瞪若弟慝志耶而問之對曰昔也朝
廷於從人許中趨豈欠一賤練故指豫弗
敢里今以崇限逐客則前之爭趨者去之
此正小人毀效奔走之特已白吾父四方
上下惟主助命余獲嘉之賤其竣事而自
至亡何論嶺踏谷跋曳以趨于靖故衣履

食承事朝夕視異時事余于塵不辭益度
會訓安爾彼當次補請于今朕不願遠廷
其俾來者居已上夫即新而棄故趨利
而辟害者進而退樂黨而惡間往往士
大夫有不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逾此豈
亡見而然哉協書方守其說而余懼其以
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其事于冊
云

贈謝士海大有

五窮天下窮處境居五窮之窮而逐客又
其窮者非一言以辨窮嗚呼其果有身耶折
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顧顛之語人稟命

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已守道信天
任運而問者不達交意傷李徒虛雅道無
關得喪或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
知無以爲然而齊其窮乎

送左峯歸蘆陵

臨卬魏某讀易至艮會蘆陵左行之東歸
書以贈之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
於物則蔽聞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
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曰位人心
之本歸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
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以外遷而尤
明內蝕矣嗚呼行之尚敬之哉

車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貳



